

随笔

故乡旧影

张恩岭

我的故乡秣陵镇，原来是项城县的县城。1953年，县城迁到水寨后，这个城就叫老城，后来又改称秣陵镇。为什么叫秣陵镇呢，据说这里曾侨居过秣陵人，又说南京也称过秣陵，因此改成这个名字，也就沾上了历史悠久的荣耀。在我的回忆里还是称它“小城”吧，只有这样称呼，我才感到亲切，才能回到童年的记忆中。虽然十六岁我就离开了小城，但在我的生命情感中，它就是我最唯一的故乡。

说是小城，确实很小，但儿时却觉得它很大。我上小学以后，先是上“西小”，后来上“东小”，分别在小城东西大街的两端。我才有了观光东西大街和南北大街的感受。东西大街稍微长些，五六里吧。两条大街的交会点称为“十字街”，是全县最繁华的地方。

小城在我童年的印象中最突出、最鲜明的是有两棵大槐树，西关一棵，南关一棵，以西关的一棵最大、最茂盛，几乎成了小城的标志性“风景”。据说，这棵树是明朝万历年间一个县令所栽，至今已历经400多年的风雨。大槐树对面的县衙早已面目全非，而这棵树依然直立着，成为历史风云的见证者。这棵树的树干已显得老态龙钟，四五个人合抱才能围拢。根部朽出一个大洞，上边老树杈处也朽出一洞，洞里积尘很厚，积尘中又长出了小石榴树、楮树等，形成树上有树的奇观。这棵苍郁的老槐树的冠盖足有半个篮球场大，浓荫蔽日。骄阳灼热之时，来到老槐树下，便如换了一个天地，浓浓的绿荫，遮挡了太阳的暴晒，顿有清凉润全身之感。

小城的街道很窄，但我小的时候并不觉得，反而感到很美、很神秘。一街两行的店铺，很像电影《林家铺子》里的情形，全是低矮的瓦房。房顶上长出了许多瓦松，有三四寸高，其叶很嫩，成圆柱形，顶部尖尖的，一律斜向上，据说可以入药。瓦松见证着这些房子的年龄。店铺的大门由许多木板排列组合而成，营业时摘下，关门时再一块块安好。城中的城隍庙、文藏宫、黄学、福音堂，还有南大街的闫官宅则是较

为堂皇高大的瓦房，在童年的我看来，如宫殿一样巍峨。这些房脊上一字排开形状各异的陶制兽形装饰，称为“压脊兽”。四角挑檐处，也是兽头装饰，其面目狰狞，目光可怖，令人觉得威严、深不可测，我是从来不敢也不愿多看一眼的。临街也有一些瓦房门楼，高大森严。粗大的立柱顶着廊厦，沉重的朱漆大门两边，各有一尊青石狮子守卫，威风凛凛，显示出它们的主人曾经有过的威风。

令我奇怪的是，在一街两行的旧式建筑中，竟有一座欧式“小洋楼”临街而立，在西街路北，颜色是乳白色的，也不知是什么时候建的，后来被用作人民银行的办公楼。这座楼也成了小城特殊的一景，它和大槐树一起，形成了我心中的“小城特色”。可惜，这座小楼现已不复存在，只剩下大槐树仍然挺立在时光的变迁中，挺立在我的心中。

小城的另一特色就是有一些大坑。这“大坑”的名称实在是土气得掉渣。如果在南方，肯定要叫“湖”。其实，大坑还是很美的，这需要你有一颗审美的心灵，去熟悉它、观察它。现在，我回忆小城的大坑，便带有一种回忆的美、向往的美、感情的美和朦胧的美。总之，是一种浓郁而又清纯的美。

这些大坑是怎样形成的，我不知道，但我觉得它是造物主赐给我们最美好的礼物。正是这些清波，增加了小城的活力、丰润和灵秀。试想一下，一个城市如果没有了这柔美之水的韵味，该是多么的单调和乏味。

小城的坑里生长着芦苇、蒲草、藕荷、菱角，还有深绿色的杂草，像丝带一样在波浪中摇曳。在水面上生活的动物就更多了。有掠水轻飞的燕子、款款振翅的蜻蜓、悠闲划水的野鸭，还有在水边柳丝中鸣唱的麻雀、喜鹊、黄鹂等知名和不知名的鸟类。水中有各种鱼类，水面上还有“嘶嘶”游走的水蛇。小城里的人们大都在这些坑边洗衣、垂钓、乘凉。更有人威风凛凛地拿着一柄长长的钢叉，在夏日的骄阳下朝着平静的水面猛地叉去，一条大黑鱼便扑腾着尾巴被捉上岸来。大坑给小

城的人们带来了许多生活的乐趣。

小城还有值得一提的美景，便是“虹桥风光”。尽管风光已无，但小桥尚在，向人们证明着这里曾经有过的风采。虹桥位于南大街，是古式的拱形桥，桥下便是穿城而过的虹河，早已干涸。当年桥上曾建一小亭，楹柱有四，彩绘盘龙盘绕其上。斗拱飞檐，四角延伸，高挑数尺，风铃挂其上，微风吹来，叮当作响。每天晨曦初现之时，桥上薄雾缥缈，桥亭似立于云虹之中，桥上行人熙来攘往，远观若隐若现。此景便是“晨雾仙境”。夕阳西下之时，晚霞映照着大桥，水波上闪烁着粼粼的红光，亭影倒悬，两岸房舍，亦映其中，恰如人间天上混为一体。此景被称为“彩霞晚照”。可惜的是，这景色在我童年时就成了烟云过往，令人惋惜。

小城又是周围农村的文化中心和物资交流集散的地方。那坚固高耸的城墙早已不存，只剩下一道隆起的泥土，埋着一些残砖断瓦，证明这就是城墙的遗址。小城的四关连着周围的田野和村庄。这样的小城其实就是辽阔原野上一个较大的集镇。街面上店铺林立，有竹匠铺、银匠铺、铁匠铺、药铺、杂货铺、文具店、饭店等。

每天，当明媚的阳光洒满小城的时候，大街小巷便喧嚣活跃起来。尤其是春会、小庙会、秋会时，城里更是人山人海、热闹非凡，平时不易见到的各种生活用具和生产工具都拿到这里展示和销售。长长的东西大街被划分成若干个区域，有买卖农具、家具的，有买卖百货布匹的，还有表演杂耍魔术的。一到正午，人头攒动，拥挤涌涌，叫卖声、欢笑声、吵架声汇成杂乱而和谐乐章。

我喜欢赶会，常常是把各个区域浏览一遍，但对卖药的、拔牙的、看相的不感兴趣，最吸引我的是杂技武术表演，可惜没钱买票，人家“谢绝参观”。能免费观光的就是一座座连绵不断的蓝色布篷，多是卖布匹、百货的，各种花布和瓷盆、茶瓶之类，色彩纷呈，让人看得眼花缭乱。特别是那各色布匹散发出的特有的味道，沁人心脾。每到散会，布篷拆掉之后，我又喜欢捡拾散落在

地上的大头针、别针之类的小物件，珍藏起来。有一次竟拾到一毛钱，很是惊喜，欢呼着跑回家去。如今，随着改革开放和各种物资的极大丰富，这种“会”也就风光不再了。

小城的夜晚也是非常有意思而又神秘的。那时候，小城里还没有电灯，店铺里大都点着外带玻璃灯罩的风灯，高悬在门头上。远远看去，闪闪烁烁，散发着人间烟火。最吸引人眼球的、带点野性和原始味道的是那种高悬在小吃摊上的“老鳖灯”。这种灯是粗陶烧制的，形状似龟。从“龟”张开的嘴里，喷着冒出黑烟的火苗，忽闪忽闪，照耀着热气腾腾的煎锅，香气四溢。看着那底儿焦黄的煎包，我馋得口水直流，却只能呆呆地看着。

煎包摊旁还有卖油茶的。那油茶壶大得惊人，尤其是长长的壶嘴非常有趣，壶身稍一倾斜，就喷出香味浓郁的油茶，准确地喷到放得很远的小碗里。这时候，远远的黑影里又传来一声声尾音拉得很长很长的吆喝声，是卖肉包子的在沿街叫卖。这声音对我很有诱惑力，但也只能听着这叫卖声一点点靠近，又一点点远离。

时光荏苒，我离开小城已经五十年。那时候平平常常的一切，如今在我脑海中却如童话一般美丽。随着岁月的变迁，小城古旧的瓦房几乎全被拆除了，取而代之的是高低宽窄、样式各异的楼房，明灭闪烁的灯火也被整齐明亮的路灯所代替。但是，每次回到小城，仍有一种近乡情更怯的感觉。我站在街头，深情地观察着周遭的细微变化，一切是那么熟悉，却又又有几分陌生与疏离之感，我对每一个逝去的景物都感到留恋和遗憾。这就是我童年生活过的小城吗？这就是我铭心刻骨、深情怀念的故乡吗？为什么每当我闭上眼睛，眼前浮现的仍是小城旧日的模样呢？

故乡，不管你从前是多么贫困，都是我心中最美的地方。故乡，原来就是伴随人们终身的童年时的印象，是永远挥之不去的旧情，是对生我养我的这一片热土永恒怀念和感恩深情。①8



摄影 / 诗歌

画语

摄影 / 予子 诗歌 / 绿岛

狐，在午后贪睡
梦见彩色的画笔在体内穿行
大地本无沟壑
墨迹也是从云朵间
悄然地滑落

那就让画默默地
祈祷吧
这世界已经很聒噪 喧闹
土地也是因为沉默
最后
才去作了画板
那是些语言堆积的意向群么

多像我们的年轻
蠕动的生命
更如男神隆起的胸大肌
是梦幻爬行的轨迹

全世界都在画中
万事万物都在画中
人和鬼
真和假
躲在画的背面
阳光下 我们看不到它的身影
才去作了画板
画 在时间的涂抹中自言自语

诗歌

五子台(组诗)

冬雪夏荷

一
走近你，没看见高台。有庙宇在大水大，一个土筑的台，足以安家足以在台上听风听雨，吟诗作画而土，像时间一样会流淌，更会流失
你的形象在眼睛里消失殆尽，不复存在
唯有空气千年不化，像人类说的每一句话
有还是没有，高台只在话里话而我们，相信那都是真的。立碑刻文祭奠它

二
跋涉千山万水，只为找到那份爱
太阳回家才会天黑，月亮回家白昼才来
你在哪里？威严的帝王，亲爱的小孩
日夜兼程盼你归，不要再徘徊
为大夏，为大爱，五兄弟水中筑高台
春一曲，秋一曲。日月生愁
风一曲，雨一曲。花草蒙羞
千里江山如画卷，岂能忍心丢

三
我看到的高台是一处秋草丛，大坟丘状
这是几千年前的一堆黄土
是太康的娘带着太康的五个兄弟筑的台
我又走近一些，找寻古老的情感
仿佛听见雨的声音。此刻，天空正下小雨
那是娘寻儿不得的泪滴、弟劝兄不见的痛惜
黄土装扮成历史遗迹，蛰伏大地
黄叶已满地，高台仍风雨。今人又想起筑台吊古昔

四
登临祖师殿二楼，瞻仰五子
祖师是谁，问而不得。五子赫然

五
正襟危坐
拟伯仲季康，元康位中央，五现在边旁
头饰，纶巾，衣衫翩翩。汉朝的味道在大殿冉冉
元康在首，太康位谁
于我，太康那么亲近，夏朝那么遥远
何为历史，何为今天
算笔书写，口碑相传。后来者说了算
五子王，五子李，五子台。代代香火不断

五
走向心中的五子台，五子台庙肃立眼前
伫立庙门前，身边静若无物。
今天的高台是座庙宇，供着各路神明
五子之歌的晨钟暮鼓，更透四周的庄稼
春夏秋冬轮回，让大地不再孤寂
也许，田间劳作的人就是五子
的后裔
走进庙门，门内二位老者起身
走出庙门，门内二位老者起身
我报之以微笑，匆匆走向等待的人群
他们是谁，我们是谁，要去哪里

六
你们的大哥失国，后人保持缄默
可是，天下人谁又能没有过错
水美土沃的山海江河。是他，大权旁落
五子台上，五兄弟泪眼婆娑，慷慨之歌
欲意唤醒睡意沉沉的大哥
五子台下，大水恣肆汪洋。天地同悲，雷震电掣
过去的，谁又能回得去呢
也许大哥活出了真我，丢掉了大我
过去的都已逝去，留下的是否都记得

民为邦本，本固邦宁
五子之歌在五子台唱成千年诉说

散文

菊颜

阿慧

抬腿迈进午朝门，仿佛一脚踩在染料上，中轴线上清亮的石板面，扑闪着五彩的光影，这光影漫过脚底，跳上脚面，颤颤地抖动。这是雨道两旁菊花的映射。

作家们的视野，顷刻间被菊花填满。万千盆秋菊组成规整的长方形，芳香着，无休止地向前延伸。一溜儿深红，一溜儿浅紫，一溜儿明黄，一溜儿嫩粉，还有那一溜儿烟绿……

菊园里的颜色浓得化不开，多得盛不下，都溢到路面上，映到天空上了，挂到树枝上了，贴到瓦片上了，黏到脚底上了，沾到衣襟上了。难怪作家们这么想：这是哪家大染坊的粗心伙计，竟然撞倒了这么多的大染缸？你看看，这颜料水滴得到处都是，都把这儿染成七彩锦缎了。

你瞧瞧，道义门前的这园金菊，不就是一匹展开来的杏黄色的绸缎吗？

“雪梅菊”，黄娇娇的花瓣，似一圈少女微卷的刘海儿，简单、清纯，又富有生气，花蕊绒绒的一团，黄中带金。有蜜蜂停在花中，腿脚不闲地采蜜，小小的身体，花粉满身，花瓣微颤，欢乐成团。

“泥金香菊”，花朵饱满，如一个丰腴的夫人。花瓣多层，外浅内深，顶端一片片如小雀儿的舌头。几十个、几百个黄色的小肉舌，组成一个肉肉的花盘，很有肉感的样子，摸一下似乎还有温度，像极了质朴、热诚的中原人，有着泥的温厚、金的贵重。难

怪它叫“泥金香菊”呢！
统天殿门前的红菊花，美得让人心动。

“朱砂红霜”，这花名有些复杂，犹如它的花色。这菊的花朵很大，也艳，看上去很像一朵玫瑰，每一个花瓣，都像剪裁的红纸穗儿，用绣娘的巧手扎成圆圆的一束，红得冒火，有着朱砂的烈，即使下了层苦霜，也毫不惧怕。

“天女散花”，这菊名一听就仙气飘飘，它的花瓣又直又细，纤细的，如仙女的身段。花色深红，似娇艳的红唇，鲜润欲滴。
统天殿左侧，高高的廊檐上，一排“悬崖菊”瀑布般垂悬，作家们禁不住驻足抬首。但见一条条柔长的细枝，被园艺人塑造成孔雀的体型。绿孔雀曼妙的身躯上，缀满了明媚的鹅黄色的小花，直开得热闹闹、密密匝匝，花瓣小如黄蝶的翅膀，花型如缩小十倍的葵花。

有作家认得这菊花，说，这花在民间还有个皮实的名子，叫“不死花”。它是一种平民的花。它在百花萧疏的深秋，抱枝怒放，饮霜盛开。一开一团，一连一片，它开得是那么用力，连叶片上的每一根绒毛都在使劲。它常开在沟壑旁、田垄间、农家院，还有这庄严肃穆的太昊陵园。它风吹不死、雨淋不死、霜打不死，细密的根系深扎土地，积蓄能量，只为倾情开放，开成向日葵的模样。

作家们引颈仰望望着这开在圣殿上的“不死花”，就像仰望着自己的信仰。③22



“不死花”在百花萧疏的深秋，抱枝怒放，饮霜盛开。它一开一团，一连一片，开得那么用力，连叶片上的每一根绒毛都在使劲。

秋微 摄

道源



本版统筹审读 董雪丹
投稿邮箱: zkrbdaoyuan@126.com